

现代俄语 模型句法学

吴贻翼 宁琦 著



Синтаксис
модел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Синтаксис
модел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Синтаксис
модел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北京大学出版社

H354.3

7

现代俄语模型句法学

Синтаксис модел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吴贻翼 宁琦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俄语模型句法学/吴贻翼, 宁琦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7

ISBN 7-301-04944-7

I . 现… II . ①吴… ②宁… III . 俄语-句法 IV . H35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9604 号

书 名：现代俄语模型句法学

著作责任者：吴贻翼 宁 琦 著

责任 编 辑：胡双宝

标 准 书 号：ISBN 7-301-04944-7/H·609

出 版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http://cbs.pku.edu.cn/cbs.htm>

电 话：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室 62752028

电子信箱：zpup@pup.pku.edu.cn

排 版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印 刷 者：北京飞达印刷厂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开本 4.5 印张 130 千字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8.00 元

前　　言

谨以本书献给我国俄罗斯语文学界的前辈吾师田宝齐教授(1907—1999)。

本书是一部研究俄语句子模型方面的专著,同时也可用作俄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本书还可供俄语语言工作者或其他语言工作者参考。

在田宝齐教授的鼓励和支持下,我从70年代就开始研究俄语句子的结构模式及其语义结构。于80年代中期前往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普通语言学教研室进修。在著名语言学家 В. В. Богданов的具体指导下继续进行该课题的研究,并搜集了不少资料。回国后一直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从未间断过。作者曾在有关论文和1988年的《现代俄语句法学》中概略地阐述了俄语句子结构模式及其语义结构的基础理论以及对它们研究的基本思路。所有这些都为本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90年代宁琦博士参加了课题的研究工作。我们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潜心研究,终于提出了把句子结构模式与其语义结构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句子模型的新概念,并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体系——《现代俄语模型句法学》。

俄语模型句法学是研究俄语中抽象的句子模型与具体的现实句子之间关系和转换的科学。句子模型是通过分析、归纳从大量的形形色色的各种各样的句子中抽象出来的。它们虽然数目不多,但却代表了一种语言的语法和语义特征。任何语言如果能确立一套科学的句子模型目录,则造句规则就可大大简化,人们就可从为数不多的抽象的句子模型生成为数量无限的现实的句子,进行交际。这是一个从数量无限到数量有限,再从有限到无限的过程,一个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因此,句子模型的出现不仅符合各种不同语言学流派对语言规则公式化、句子模型化的渴望,而且也适应描

写句法学应用(计算机翻译、语言教学等)的需要。

当前语法学研究和语言教学逐渐向句子模型化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捷克等国语言学家从 60 年代就开始研究俄语句子的结构模式及其语义结构。苏联科学院 1970 年编写的《现代标准俄语语法》、1980 年编写的《俄语语法》以及 1979 年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编写的《俄语语法》中, 对简单句的描写全部采用句子结构模式的新方法。1967 年俄罗斯语言学家 В. А. Белошапкова 首次提出了用结构模式描写复合句的初步设想。她还计划在新编的莫斯科大学《现代俄语》教材中, 不仅对简单句, 而且对复合句都采用结构模式描写的方法。遗憾的是, В. А. Белошапкова 还没有来得及实现她的计划, 就去世了。俄罗斯语言学家 В. В. Богданов、Н. Д. Арутюнова、И. П. Сусов、О. И. Москальская, 捷克语言学家 П. Адамец (P. Adamec)、Р. Зимек (R. Zimek) 等还对俄语简单句的语义结构进行了研究。在 1990 年出版的《复合句的意义关系及表达方法》中, 俄罗斯语言学家 С. А. Шувалова 从意符语法的角度详细描写了带有对比意义的复合句的语义结构。此外, 英语的句型、英语教学中的框架替换, 德语教学中动词配价、动词中心, 计算机翻译以动词为中心的析句法, ……所有这一切都与句子模型有关。据我们估计, 不久的将来俄语语法、俄语语言教材都将逐步采用句子模型的描写方法。因此, 本书的出版将为此尽些绵薄之力。

本书作者分工如下: 吴贻翼撰写第一、二、三章, 第六章, 第八章, 第十一章; 宁琦撰写第四、五章, 第七章, 第九、十章。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 在论点和材料的取舍、阐述、评价等方面肯定有错漏片面的地方, 恳请长辈、同仁和广大读者教正。

吴贻翼
于北京大学中关园

2000.5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1)
第一节 现代俄语模型句法学的研究对象	(1)
第二节 现代俄语模型句法学的理论基础	(2)
第三节 现代俄语模型句法学的产生	(9)
第二章 简单句的形态组织、语义组织和交际组织.....	(12)
第一节 简单句的形态组织和交际组织	(12)
第二节 简单句的语义组织	(16)
第三节 简单句三种组织之间的关系	(18)
第三章 句子和表述	(21)
第四章 俄语简单句结构模式研究概述	(26)
第一节 作为最低限度述谓单位的句子结构模式	(26)
第二节 作为最低限度称名单位的句子结构模式	(30)
第三节 别洛莎帕科娃对句子结构模式的理解	(38)
第五章 俄语简单句语义结构研究概述	(41)
第一节 结构观点	(41)
第二节 所指观点	(44)
第三节 逻辑观点	(51)
第六章 俄语简单句模型	(55)
第一节 俄语简单句模型的概念	(55)
第二节 句子和表述的述谓性	(59)

第三节 动词配价和述体配价	(65)
第七章 俄语简单句模型的特征	(74)
第八章 俄语简单句模型的描写原则	(83)
第九章 俄语简单句模型的清单	(90)
第十章 俄语简单句模型的变形和扩展	(99)
第一节 俄语简单句模型的变形	(99)
第二节 俄语简单句模型的扩展	(112)
第十一章 俄语复合句结构模式的研究	(117)
参考文献	(125)
主要术语俄汉对照表	(134)

第一章 引 言

第一节 现代俄语模型句法学的研究对象

模型句法学广义地讲是研究语言句法结构模型的科学。语言的句法结构是指由词或句按照一定的语法规则组成的整体，它们是句子和超句子统一体。词与词的组合构成句子，而超句子统一体却是由句与句组合而成的，是大于句子的句法单位。句子与超句子统一体有着本质的不同。从逻辑、语义的角度来看，句子的逻辑基础是判断，而超句子统一体的逻辑基础则是思维的另一种结构单位“逻辑统一体”。因为一个思想并不总是同单个句子的界限相吻合，往往是在一定的逻辑和句法联系的基础上，由一个句子转向另一个句子，构成超句子统一体。从结构的角度来看，句子具有有别于词的述谓特征。而超句子统一体在结构上由两个以上的句子组成，而且在这些句子之间有着特殊的联结手段，如连接词、具有地点或时间意义的副词或前置词-名词、谓语的时体、插入语、词序、代词、词汇重叠、语调等。因此模型句法学就是研究句子和超句子统一体模型的科学。

除句子和超句子统一体两个句法单位外，俄罗斯语言家维诺格拉多夫还认为词组也是个句法单位。对这一看法，作者不敢苟同。因为词和词组如果从逻辑的角度来看，都具有同一个逻辑基础即概念；如果从结构的角度来看，则不是每个词组都是句法的，不少俄语中的“词组”在其他语言中可能具有词或复合词的性质。因此从普通语言学的高度来看“词组”不宜从词中分离出来，单独列为句法单位。

狭义的模型句法学是以句子的模型为研究对象的，也就是说它是研究句子模型的科学。

无论是广义的模型句法学，还是狭义的模型句法学，它们既要研

究静态的句法结构,又要研究动态的句法结构。这就是说,模型句法学既要从静态观点(стат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又要从动态观点(динам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来对句法结构模型进行研究。静态观点认为句法结构是不受上下文或语境影响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其固有形态的静态结构。他们认为句子是个述谓单位,它是由词和词形按照历史形成的规则构成的,它的构成与上下文或语境没有任何联系。静态结构如果从形态角度来概括,就是形态组织;如果从语义角度来概括,则是语义组织。动态观点认为,句法结构是与上下文或语境联系在一起的,它随着交际任务的不同而变化其形态,因此它是动态结构,也就是交际组织。无论是静态结构模型,还是动态结构模型,都是模型句法学研究的对象。因此,模型句法学就是研究句法结构的形态组织、语义组织和交际组织的模型的科学。

既然模型句法学是研究句法结构的模型的,那就必然在每个句法单位中划分出两个不同的层次:语言的(语言体系的层次)和言语的(体现语言体系的层次),也就是抽象的模型和具体的“言语现实”(речевая данность)。它们两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具体的“言语现实”可高度抽象为抽象的模型,它是由人工语言即科学符号组成的句法和语义结构的公式。抽象的模型又可通过词汇的填入体现为具体的“言语现实”。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符号变换活动。对这种符号变换活动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语言教学,而且也可促进计算机的翻译。因此模型句法学也可以说是研究句法结构的抽象模型与其具体的“言语现实”之间关系和转换的科学。

本书是狭义的俄语模型句法学,主要研究俄语简单句抽象的模型(形态组织和语义组织)与具体的“言语现实”即表述(высказывание)之间的关系与转换。

第二节 现代俄语模型句法学的理论基础

1916年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的语言理论可概括为:1. 区分语言和言语;2. 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3. 语言本身具有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方面;4. 各语言单位之间有组

合关系和联想关系[95]。

索绪尔指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在语言中它的各个要素、各种单位既互相对立、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形成一个系统。他特别强调语言系统就是由这些关系组成的,而语言实体本身并不重要,所以他宣称:“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即实体——作者注)。”[95, 第 169 页]

尽管索绪尔的语言理论本身尚有不少矛盾和不能自圆其说之处,但是对语言学的贡献绝不能抹杀。他的语言理论为结构主义语言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使语言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结构主义语言学阶段。从此开始对各种语言系统本身进行客观描写。正如叶尔姆斯列夫所说的,“把语言看做是相互关系的模式” [96]。直至四五十年代,美国描写语言学派提出了句型或句子结构模式的概念。语言对象的形式化和模式化已逐渐成为研究语言的一种趋向。

20世纪中叶,转换生成语言学派在众多的语言学派中异军突起。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的乔姆斯基。他在 1957 年出版了一部著作《句法结构》[97]。在这部著作中,他指出美国描写语言学派以实际话语作为分析对象是作茧自缚,因为实际出现的话语是有限的,而人们还未说出来的话语是无限的。他批评描写语言学派只注意语言行为,而忽视语言能力。乔姆斯基理论的核心思想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1. 语言具有生成能力;2. 语法是一个生成和描写句子的规则体系,而句法关系是语言的中心;3. 生成和描述某一语言是在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这两个不同层次的平面上连续进行的。

乔姆斯基的理论艰深,文字晦涩,论点多变,这个理论本身尚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因此对于转换生成语言学的争论一直都没有停止过。但是他企图用树形图解法来描写句子的生成规则体系,在普通语言学的研究上仍然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乔姆斯基关于语言生成性的理论是模型句法学的理论基础之一,他的一套生成规则体系对现代俄语模型句法学具有启迪作用。

1. 语言与言语

20世纪,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首次区分了语言和言语。他认为,语言是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它潜在地存在于属于一个语言共同体的个人意识之中。作为社会的产物,作为人们相互了解的工具,语言不从属于说这种语言的个人。相反,个人应该付出很大的努力来精通语言系统。而言语意味着活动,个人通过活动,使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就是为了交际而使用语言工具。由此可见,语言是人们的交际工具,而言语是语言在交际过程中的具体运用。

语言与言语既有区别,又是统一的。从具体的使用中抽象出来的工具是语言,这种工具具体运用于表达思想就是言语。语言存在于言语之中,言语是语言存在和发展的形式,它们两者是不可分离的。正如索绪尔所说的,“这两个对象是紧密相联而且是互为前提的:要言语为人理解,并产生它的一切效果,必须有语言;但是要使语言能够建立,也必须有言语。从历史上看,言语事实总是在前的。”[95, 第 41 页]

虽然索绪尔也承认语言与言语间的联系,但是他却声称:“这一切并不妨碍它们是两种绝对不同的东西。”[95, 第 41 页]他认为,言语是个人的,语言是社会的,从而把两者对立起来。这一看法值得商榷。众所周知,言语和语言一样,也是社会现象,也是为社会服务的,言语只有在掌握全民族语言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如果说言语是个人的,那就意味着可不受社会的制约,可不遵循全民族语言的规范,每个人都可以任意创造词和语法规则,他们说出来的话,就会变成不被社会所理解的东西,那么语言的社会性就很难理解了。而另一方面,语言表现在个人的言语活动当中,是在人们的言语交际过程中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因此言语与语言绝不是对立的。

尽管索绪尔关于区分语言与言语的理论尚有不完善之处,但他这一理论仍然是对现代语言学理论一个极其重大的贡献,为它起了开辟道路的作用。

以索绪尔关于语言与言语的理论来研究句子,句子既是语言单位,又是言语单位。捷克语言学家麦德齐乌斯说:“句子不都属于言

语的,而它的通常形式是和它相关的语言中的语法体系联系在一起的。”[50]句子在语言即语言体系的层次上是抽象的模型,而在言语即体现语言体系的层次上是具体的“言语现实”(即表述)。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们互相依存,共为一体。由此可见,索绪尔的这一理论为模型句法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2. 模型是语言符号的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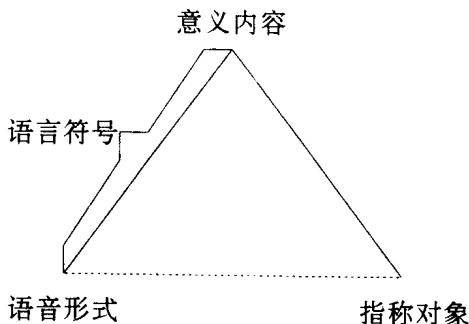
语言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一种符号。语言的符号是能指(表达方面)和所指(内容方面)的结合。语言符号中的能指就是声音形象即语音形式,语言符号中的所指就是概念即意义内容。两者的结合就构成了语言符号。正如索绪尔所说的,“把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叫做符号”[95, 第 102 页]。换言之,语言符号可分解为语音形式和意义内容两个方面。语言符号的声音形象是具有一定意义内容的语音形式,而其意义内容要靠一定的语音形式表达出来。由此可见,在语言符号这个统一体中,形式与内容是互相依存的,互相制约的。没有无内容的空洞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赤裸裸的内容。语言符号离开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能存在。

语言符号与指称对象的结合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约定俗成的,而不是它们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所谓指称对象不仅指周围世界的事物、事件等,而且也指人类内心世界的思想、感受等。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正和负。也可以反过来……北和南也一样。如果把这颠倒过来,并且把其余的名称相应地加以改变,那么一切仍然是正确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称西为东,称东为西。太阳从西边出来,行星从东向西旋转等等,这只是名称上的变更而已。”[98, 第 539 页]可见,语言符号是经过人们社会的约定去替代现实中某个对象的。只有这样,人们才能进行交际。例如“人”在汉语中叫 rén,俄语中叫 человек,英语中叫 man,日语叫 hito 等。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语言符号之所以能够指称或替代对象,是因为人们把语言符号和对象在意识领域中联结起来,从而在意识中用语言符号的映象去替代对象的映象,或用对象的映象去替代语言符号的映象,实现两种映象的相互转换。因此语言符号与对象之间

的联系,是在人的头脑中把它们结合起来的。也正是如此,所以什么语言符号代表什么对象也只有有思想的人才能理解。总之,离开思想、意识,语言符号与对象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

索绪尔进一步指出,不要把符号的展示物与由它所替代的现实对象离开意识而直接联系起来。这就是说,语言符号的形式与现实中的对象之间的联系不是直接的,而必须通过语言符号的内容、意义这个“中介”才能联系。因为语言符号的意义就是由观念来指称所反映的对象,也就是作为现实对象在意识中的反映。因此语言符号的意义就是该符号所表达的关于对象的映象,它必须在被人的思想把握时才能存在。由此可见,语言符号的意义是联系语音形式与指称对象之间的纽带。没有意义就没有指称对象在人思想中的反映,那么声音归声音,对象归对象,两者之间就无从建立联系。语言符号的语音形式、意义内容与指称对象之间的关系可用下列图表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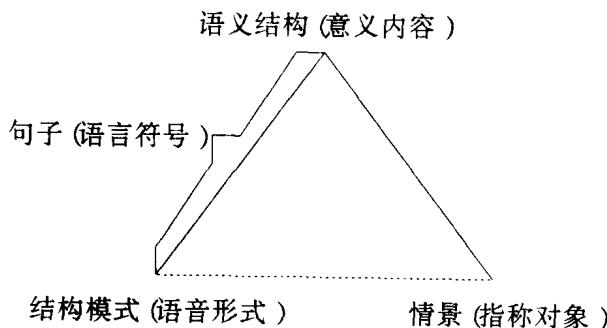
语言中的句子模型是语言符号的符号。它既可是语言符号形式方面的符号,又可是语言符号内容方面的符号。

句子形式方面的符号就是句子结构模式(*структурная схема предложения*)。它是从形态的角度对句子高度抽象而成的,也就是在形态上从数量无限的句子中抽象为数量有限的,用科学符号表示的公式。例如 Птицы улетели 和 Ребёнок спит 两个句子,尽管在语义上有所不同,但是在形态上都可抽象为 N1 + Vf(名词第一格 + 动词变位形式)。由此可见,句子结构模式只是对句子形态组织进行的抽象,不管其表示什么样的语义。

句子内容方面的符号就是句子的语义结构 (семантическ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предложения)。它是从语义的角度对句子进行的抽象。例如 Птицы улетели 可抽象为 Содуш. + Пдействие (动物参与者表示的主体 + 行为述体), 而 Ребенок спит 却抽象为 Содуш. + Псостояние(动物参与者表示的主体 + 状态述体)。又如 Тишина 的结构模式是 N1, 而 Стоит тишина 是 N1 + Vf; 但是它们的语义结构都表示非动物参与者表示的主体与其存在的关系。由此可见, 句子语义结构只是对句子的语义组织进行的抽象, 不管其形态组织如何。

尽管一个句子结构模式可能具有几个不同的语义结构, 一个句子语义结构可用不同的结构模式表达, 但是每个结构模式总是有其相对应的语义结构。因为它们代表语言符号的符号的两个方面: 形式和内容, 两者的结合构成句子的统一体。

句子所指称的对象是现实中的事件或情景。句子结构模式与指称的情景之间不是直接联系的, 而是必须通过表示该句语义的语义结构这个“中介”才能联系起来。因为句子的语义是对客观现实中某个事件或情景称名。在这点上句与词有相似之处, 它们都有称名功能。但是, 前者是对事件或情景称名, 后者是对事物或现象称名。换言之, 句子是事件或情景的符号, 词是事物或现象的符号。由于句子的语义就是由观念来称名所反映的事件或情景, 因此句子结构模式、语义结构与指称的情景之间的关系可用下列图表表示:



3. 模型的生成性

作为语言符号的符号的模型具有生成性。所谓模型的生成性就是指人们掌握一定数量的句子模型后,就可理解和生成数量无限的句子。众所周知,人们经常听到的或说出的大多是自己过去从未听到过的或从未说过的句子,很少完全重复过去的旧句子。除了少数问候、礼仪、日常生活方面较为固定的用语之外,几乎每句话都是说话者创新的。这一现象说明人们能够对他们接触到的语言材料进行加工、分析、归纳,从中抽象出一套编写新句的语音、词汇、语法规则,从而获得理解和创造新句的语言能力。这就是语言和模型的生成性。

关于语言的生成性问题,语言学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美国的布龙菲尔德提出“刺激——反应论”[99]。他认为儿童学话是对外界环境或人话语的刺激而作出的适当反应,这是与其他动物没有任何差别的一种条件反射。由此可见,他主张外界环境的刺激是儿童学习语言的决定因素,从而完全否定人的内在语言能力和语言的生成性。与此相反,乔姆斯基提出了转换生成语法和语言机制的理论[100]。他驳斥了布龙菲尔德的观点,指出,人具有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语言机制,人们学习语言的过程并非像鹦鹉学舌那样机械模仿,而是不断创新的过程。他认为,人脑天生具有语言机制,它能从语言原始材料中抽象出语音、词汇、语法规则,从而不断生成大量的新句。但是乔姆斯基在强调人的语言机制是“先天”的同时,却忽略了语言能力转化为现实的语言行为所需要的外界社会环境,从而陷入了另一个极端。

语言之所以具有生成性的特征,是因为人具有有别于其他动物的语言能力。人类生来就具有内在的语言能力。它是人类在长期的劳动中经过许多代的艰苦磨练而逐渐形成的。劳动锻炼了人类祖先的大脑和发音器官,并还促进了人类祖先对语言的需要。随着劳动的日益复杂化和交往需要的日益增长,人类的意识水平和思维能力也越来越发达,对语言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人的劳动不断提出了语言上内在的要求,人把外在的需要不断地内在化,逐渐形成了内在的

语言能力,最终猿的脑髓变成了人的脑髓,人从动物界中分离了出来。

所谓语言能力就是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和灵活的发音能力相结合。因此,语言之所以具有生成性,实质上就是人们头脑中的抽象思维能力、思维规律在起作用。思维规律就是逻辑规律。它是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不断反复而形成的。列宁说:“逻辑规律就是客观事物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的反映。”[101, 第 169 页]人的大脑好比一部自动控制的机器。当他从外界的语言环境中学会运用思维规律不断进行分析、比较、综合,逐渐抽象出句子的模型,然后加以同形类化,从而生成无数同形的新句,尽管他本人并没有意识到他所用的语言有哪些规则在起作用。

正因为语言符号、语言模型具有生成性的特征,所以我们就可利用这一特征通过分析、归纳从形形色色的各种句子中抽象出某种语言的句子模型。这些模型虽然数目不多,但却代表了一种语言的句法和语义特征。任何语言如果能确定一套句子模型的目录,那么造句规则的解释就可大大的简化,从事符号变换活动的电子计算机翻译也就成为可能。

第三节 现代俄语模型句法学的产生

19世纪七八十年代,俄国语法学家斯兰斯基曾提议采用“句子方程式”和“方程式”的变换来研究句子和句子的意思[65, 第 471 页]。尽管斯兰斯基的这一看法对俄国传统语法的发展并没有什么影响,但他终究是在俄语语法发展史上第一位提出句子模式设想的语法学家。

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俄罗斯语言学界才开始对句子模式进行研究。俄罗斯语言学家历来是以传统语法的观点研究句子的。他们把句子看做是结构—语义单位。维诺格拉多夫在 1952—1954 年的科学院《俄语语法》中写道:“句子是按着某种语言的规律获得语法形式的完整的言语单位,是形成表达和传达思想的主要手段。”句子是“交际的基本形式”,是“语言交际中最小的完整单位”[27, 第 72

页]。这就是说,维诺格拉多夫认为,句子是形态和意思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复杂综合体。从 60 年代起,俄罗斯有些语言学家把注意力集中在句子的形态方面,从形态的角度来研究句子,把句子看做是个形态组织。他们还在句子的形态组织中划分出两个研究对象:语言上的抽象“语法样板”(结构模式)和言语上的具体“言语现实”(现实的句子或表述)[84]。这一看法不仅为句法研究开辟了新前景,而且也为现代俄语模型句法学奠定了基础。什维多娃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

由于俄罗斯语法学家用结构模式这种新方法来描写句子,词汇填入模式的问题就提到日程上来了。这一问题的提出促使有些语法学家开始从语义的角度研究句子,这就形成了一门交叉学科——语义句法学。致力于这门学科的语法学家有阿鲁纠诺娃、洛姆捷夫等。他们从语义的观点出发把句子的信息内容概括为语义组织或语义结构。从此俄罗斯的语言学界除研究句子的形态模式外,还增添了新的研究对象——句子的语义模式。

随着语言学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俄罗斯语言学界中又提出了句子交际组织的模式、复合句的模式、超句子统一体的模式等一系列问题。尽管至今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还很不深入,但是,随着时间的向前推移它们必然会被人们认识得越来越清楚。这样,一门新兴的学科——现代俄语模型句法学的雏形在我们的面前展现出来了。

俄罗斯语言学界之所以在 60 年代初出现语言形式化、句子模式化的倾向,主要因为客观现实提出了不少急待解决的问题。例如 1952—1954 年科学院《俄语语法》在保持俄国语法传统的同时,明显地脱离了当时语法科学发展的水平。就以简单句为例,如简单句的句部理论、单部句的分类原则、句子主要成分和次要成分的划分标准、对不完全句的解释等问题都暴露出严重的缺陷。又如从 20 世纪 40 年代电子计算机问世以来,它的职能越来越扩大。运用计算机进行翻译已成为现实。机器翻译的出现给语言学提出了一系列有待解决的问题:语言规则公式化、句子结构模式化、区别形态相同而语义不同的歧义句等。再如近几十年来广大语言教师在教学中采用“框架替换”的教学方法,深感其优越性,迫切要求俄语句子结构模式化。